



國立浙江大學

圖書館

書號 845.14
40309

登記號 115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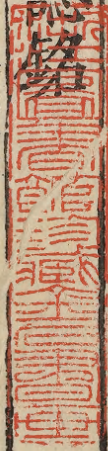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d are difficult to read clearly.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

墓誌十一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母鄭夫人石柳銘

胥氏夫人墓誌銘

楊氏夫人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
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徃徃
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
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
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
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

有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
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又知
學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
州三日之晨起衣冠得疾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
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
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
泃淑沂沫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
州資人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
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
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

石茲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
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歿
見思斯可知也已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
銘曰

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入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當其興在子與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巳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囚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
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
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
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

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
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
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
言有司求上旨多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
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
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
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
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
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

新樂者良譽也。公署公署。為人爾然自修。事
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
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
其體。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
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璉。至今。帝
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
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
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
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

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
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差爲多少揭之
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
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
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
平其遇事冗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
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
男女數百人徃徃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
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
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

及民而堰墩勅列墩破公議役召信臣故渠以罷鄧
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
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
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
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旒無新衣然平生
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
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將葬其嗣
子某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
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
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
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
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
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
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煬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酬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
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
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
右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
徙知興州州舊鑄鉄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
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鉄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
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
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部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
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
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部丁太師憂去職不
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
事省中士衡拔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
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
是時在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
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
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謗其漏

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
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
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疋
筭之行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
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畱
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
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
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
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
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觀吏臧

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
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
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貲爲三
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
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
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
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
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

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干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

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衾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衾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

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
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
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
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
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
京師葬于絳州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
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
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
貫河東人必太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

太子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
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爲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閩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爲詞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饑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閩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特其弟愈猶
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其老吾志其衰矣願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第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
以命其第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第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一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
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
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
盛夫人生三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
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濬
尚幼能事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
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
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
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
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
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
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為某官
濬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三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徃徃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更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特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
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
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
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
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
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
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待中始平
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
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
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

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未定陵詔山陵使道路
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
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
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
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
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
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
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
天下無一慊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

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
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
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
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
時河南宮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
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
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
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
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

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
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
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
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
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
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
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杭世又嘗遷

其昌白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
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官君少
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
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
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
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
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宰相服從願改行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

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爲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旣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
爲書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歿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溺
海歐陽脩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
旣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旣密旣堅
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
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
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
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
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特名
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
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
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
明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
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

沙溪之山條旣感胥公之知已歿哀其事之不辜短
命顧三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
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
以示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
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
父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
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
諸幽松風草露兮闕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焦千之撰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干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二

區月卷之三

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

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
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

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
 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二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
 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二遇真宗言天下事
 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
 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
 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
 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
 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
 刑部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信和縣又遷著作

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
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
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
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
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
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
遷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
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

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
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
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
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
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
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
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
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
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
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
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
泚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
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
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
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

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
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
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
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竒真宗自初
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
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
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
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
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迢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

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
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
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
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
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
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
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
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
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
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

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
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
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
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
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竒
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
命公徃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
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
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
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
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
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

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調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爲政其利可以調天下貲何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爲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
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
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潁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答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人一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叅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

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
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
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
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
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棄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魯祖
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
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獲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
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
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
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
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
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

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
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第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槃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

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
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旣歿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恠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攻群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墓誌六首 論墓誌一首

蔡君山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薛質夫墓誌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論尹師魯墓誌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
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五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
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
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
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
士於京師夢升得丙子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
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
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

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
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
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苦不可禦予又益悲
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
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
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
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
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

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
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
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

墓者廸予所記穀城孔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
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
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
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
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
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貧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賅賄污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疆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錄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云
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
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
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
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
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
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
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
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

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
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
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
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
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
臣其三尚幼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

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
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
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
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
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
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
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
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
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

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
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
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
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
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
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叅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

又爲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叅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
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
曰淵曰秦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
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
之次君爲人剛介有節長於爲政醴陵太和皆大
事君嘗曰公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
以直下爲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
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
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

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
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
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
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
賢院以秦官得封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
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
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
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
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
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

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
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部武軍判官舉書判掾卒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
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
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經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
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
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
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條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
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
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
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
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
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旣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

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
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
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
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
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
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
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漆之無
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
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偶儻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
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
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
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
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
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
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
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
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
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

友爾豆恤小子輩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五

墓誌銘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玃徠石先生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

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

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
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
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
社齋即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
理寺丞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
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
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
人薨塋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
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六年
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若在漢州州兵數百

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
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
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
明年蜀大飢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
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
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惠
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
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
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
戶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

葬於絳州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

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匯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刺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

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大常寺

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

善大夫殿中丞常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

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
後僉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
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
年二月田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
年葬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
若已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
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
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
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旣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

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
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
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
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
太常寺大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
孤遜舉其喪合塋于絳州正平縣清原鄉周村原將
塋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婿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
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平名族嗟吾得之兮旣哲而淑有能
不施兮不還以趣卒困于歎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

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
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
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許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塋其五世未
塋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
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
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
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
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
魍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

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

祐之聞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
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旣出而公卿士大
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
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
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
想見其人旣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
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
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會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
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
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

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懃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

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脩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中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遶有文集二十卷

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籠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官留居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
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
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
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
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脩比史改
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
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
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
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

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諱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

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又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君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

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
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
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
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
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
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
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疆而未即伏陽猶微
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
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
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具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

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
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
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
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
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
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
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
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伯於商丘主火而
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
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

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
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
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
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
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
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
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
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

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
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
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
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
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
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
州爲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
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
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
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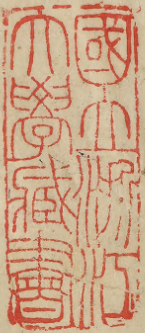
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魯
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
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
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
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
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
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
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
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
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日遵

路早卒次日宗質國子博士次日宗炎著作佐郎次
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
太常寺大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
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爲進士
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
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
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
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
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
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爲行自勵至於貴

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
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
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耆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五



11554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